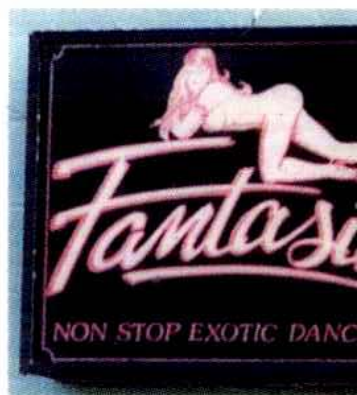


加國楓情



梁樂人



加國楓情

作 者：梁樂人

責任編輯：王少培

出 版：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發 行：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

電話：2595 3215 傳真：2898 2646

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總代理

——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

版 次：一九九五年九月初版

ISBN : 962 - 357 - 779 - 6

承 印：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前言

一棵樹木，從遙遠的南國遷移到北方，景物全非，土壤各異，肯定不容易適應。等到隆冬降臨，面對凜烈寒風，飄雪飛舞，故國之思就油然而起了！杜鵑聲聲說：「不如歸去！不如歸去！」這豈不是一般新移民心裏的回響嗎？酷寒之後，萬花燦爛的春天，在眼花繚亂時，溫暖舒服的夏天卻悄悄蒞臨。到剛剛捨不得離去剎那，楓葉紛飛，七彩淒怨的秋天又接踵而來了。至於冬天，經歷過上一次，實在不過如是，什麼霜雪什麼寒風，去它的吧！於是新移民一季又一季，一年又一年地過去了，不單習慣，亦會愛上加拿大。

加拿大每事每物，我用自己的「香港心香港意」去比較，純是個人主觀，可能有些偏頗；這或者是本書的缺點吧。不過寫的時候是很「誠意」的，請讀者鑒諒。

我多年來遨遊世界各國，每到一個地方都刻意觀察人民日常的生活和風俗，特別查看人權和自由的程度，觀看各地政府的運作結果之後，才恍然大悟。其實天下的黑烏鴉，都是黑的，決無例外。

民主烏鴉叫得難聽，跳得討厭時，國民可以大聲講出牠的醜陋，要牠滾蛋，另請賢能烏鴉上台。但是獨裁烏鴉，不只兇猛，更是鴉黨衆多，有人想說出牠的缺點時，牠的鴉黨鴉孫經已飛撲到面前，把人嘴啄爛舌啄斷，甚至生命也被啄掉了！

加拿大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地方，當然少不免有黑暗也有負面，不過這裏有較公正的法律，決沒有兇惡醜陋的烏鴉，我選擇住在這裏，覺得對我比較合適，也藉這個機會把數年來，對這新土壤的感受寫出來。

梁樂人

一九九五年於多倫多

目錄

前言

略談難民

一加元買一間大屋

住在楓葉國

鷄鴨業掠影

悲情太空人

畸情太空人

醫和藥——腐敗的掠奪

淒艷楓情

1

16

30

39

49

59

64

70

民族舞蹈——脫衣舞

做生意艱難大

保險與你

淺談風俗

故國之思鄉土之情

零售業的高買損失

大減價和超級貨倉

福利第一

華人社團

76

86

95

103

113

123

131

139

147

略談難民

我十四年前開始在中國大陸開設分廠，最初規模較小，主要的生產程序都在香港廠房進行，漸漸地就反客為主，大陸成了主要生產地，香港廠房變成貨倉和接待外國客人展示產品的場地。那時內地工人薪金較低，民風尚算單純樸實，真是擴展工業的好地方。漸漸每樣事物都在變了，治安不好，貪污普遍，最近甚至走在路上，坐在車裏，都有一種人身安全的威脅，令人心懷恐懼。當每次從華界經羅湖橋返回香港境內時，才感到安全，人權重新受到保護；這個感覺似乎很可笑，但當我詢問過一些常常需要返回國內公幹的朋友，原來這情況，倒並不是我個人的自我感受，而是各有同感。大部分人說，只要在羅湖橋上行走時，心驚膽戰的生理心理障礙，馬上就紓緩了，覺得能夠回到「家裏」，真是幸福得很。

或許植根於香港很久，對周遭環境已有着深切了解，所以才有這種「終於回到

家裏」的感受。我移民加國經已八年，由於一切業務都在香港和國內，順理成章變成太空族群的一員，兩三個月就加拿大和香港兩邊走一回，當初的一年多，感到痛苦得很，只有在航機降落啓德機場時，才有回到「家裏」的想法。始終認為加拿大是一個陌生的地方，沒有歸屬的感覺。然而人總是馴服於環境，適應新地方的，漸漸我和其他香港人一樣，開始愛上這個新的立足點，發覺這個國家美好的一面，也就理所當然以此為永久居所。九四年三月，我把國內獨資廠房的一切生財機器及香港廠房的設備，連同來往兩地的一輛貨車，無償地完全送給了地方政府，揮一揮袖，輕鬆地離開這個植根四十多年的泥土，決定把加拿大視為終老的安樂窩。

其實有此想法者，決不只我一人，特別是從極權國家及戰亂國家來的難民，加拿大對他們而言，是一個如魚得水的大海；是一個狼入羊群的草原。難民的原居地資源匱乏，巧取豪奪，弱肉強食，人權和生活都沒有保障，一旦蒞臨這個國家，風俗尚算古樸，法律處處講究人權，有許多漏洞，就給他們利用盡了。何況這群人，既能於原居地冒險犯難，不惜利用一切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抵達這裏，他們的本

質，當然充滿了冒險精神和靈活的腦筋；再者言語不通，難以融入社會，走捷徑賺大錢，自然是大部分人的目標。

從一九八五年起，中國大陸同胞開始不遠千里而來，當時簽證學生很流行，大陸年青人只要繳交了加拿大英文學校半年學費，在香港或加拿大有親友經濟保證，都可以申請來加國，兩三個月內就可以批准成行。抵埗後每年申請繼續居留，只須有新的學校收費收條，銀行存款有千餘元，移民局便同意續期了，至於學生有沒有上課，在加做些什麼，移民局很少理會。那個時候英文學校真是如雨後春筍，投機性地冒出許多來，我因為一個國內親戚的請托，曾到過一間華裔校長開設的英文學院詢問過。所謂學院，只租用一間私立中學其中兩間課室，但在香港報紙的廣告上，卻老實不客氣地把整幢學校大廈攝影下來，圖文並茂，聲稱校舍寬敞，師資優良！

老師有本地「竹升」，也有外國人，不過都是業餘，並非專業教師。兩間課室日夜並用，學生川流不息，每天每間課室可教授三批學生，每批學生只上課四小

時。譬如上午八時至十二時，下午一時至五時，晚上六時半至九時半，可謂貨如輪轉，財源廣進。

每班學生最多十多人，差些的就小貓三四隻，不過卻不可以用上課率去計算學生人數，因為大部分學生只在學期初才到學校繳學費，做學生應盡的義務，拿到收條馬上就去上班了。收條對他（她）們很重要，因為沒有它，移民局就不批准居留，校長看到學生們，真是笑得口合不攏，世界上很少學校是這樣的吧！穩賺不賠的生意，去那裏找？大陸學生排除萬難到達加拿大後，就是一個過了海的神仙，反正將來怎樣可以賴着不走，是五、七年後的事了。屆時以人道、結婚、有人聘請做工等等理由申請永久居留，並非不可能的事。

更多中國同胞，走的是不歸捷徑，那就是偷渡到加拿大來。我知道有幾個搞偷渡的中國籍蛇頭，初到加拿大時，身上一無所有，現在已經有車有屋，車是名車，乃賓士三〇〇；屋是獨立大屋，三十多萬那種。平日揮金如土，面不改容，身旁美女常常更換，是國內新移民的偶像哩！這門生意賺錢之多，可想而知。

偷渡生意，始於八十年代中，那時較易得逞。每名偷渡客只需港幣五萬元，就保證平安抵埗。一半於起程前交付，餘款在到埗後全數付清；也有部分是起程前就需先清付的，主要端視偷渡客在廣州時，和當地蛇頭的交情和關係了。直至九二、九三年，偷渡費用已經漲價到十五萬。

偷渡客必須持有中國護照，早期非法入境很容易。偷渡者持雙程來港旅遊簽證，在港逗留數天後，從啓德機場搭機回中國，在航空公司櫃檯辦理登機手續後，到達候機室，這時另一個有來加資格的香港人（只要有香港的護照），經已在加航或國泰的櫃檯办好登機手續了。在候機室內，兩人調換登機證，香港人上國內的飛機，偷渡者就坐上飛加拿大的航機，幾乎是穩如泰山。當然，互調的兩人，除性別外，年齡要差不多，這樣出錯的機會就很少了。當航機到達加拿大之前，偷渡者撕毀手上的中國護照，抵達移民局入境櫃台時，就表明自己是中國難民，要求政治庇護。對於怎樣上機，國內如何逼害，早就有蛇頭教授，背得滾瓜爛熟的有利台辭，一字不漏的照講可也。加上護照撕了，無法證明身分，香港亦不會收容，偷渡者無

法被押回原居地。移民局只好暫時扣押，如果有親友在加，扣一天就放出來，等候審核難民資格，排期聆訊。聆訊期有長達數年，期間偷渡者在外的一切行踪自由。成功後的難民，幾乎有一個共識：「加拿大人是全世界最笨的人」，特別是日後他們領取救濟金，用種種藉口、以不同方法去取得不同福利的時候。

加拿大政府吃虧多了，向香港移民局尋求協助後，這條路徑開始行不通了。香港移民局人員在登機入閘口，對可疑的登機客人索閱護照，查看簽證，核對登機證，不符合條件的不准登機，扣押查辦。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蛇頭們本着「有政策就有對策」的方針逐一化解，偷渡的路線四方八面，百花齊放。

路線之一，用中國護照到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，再在那裏登上來加的航機。因為鐵幕國家，黑幕重重，設備落後，沒有核對資料的電腦，核對簽證也馬虎得很，偽做香港簽發的來加護照，輕易就過關了，而且聽說只要肯用錢，不須經過登機入閘口，也可登上航機。

路線之二，購買或偽造非洲小國的護照。利用這小國和加拿大有協議互免簽

證，經香港當是過境，合法地在港上機，因為這種護照有價，所以每個蛇頭在航機開出後，便收集回各人的護照留待下次使用。到達時，蛇頭（已有居留權可自由出入的大圈）先走，偷渡者藉詞尋求庇護，自認難民，申請居留。最常見的理由是不准多生小孩、六四時曾經巡行、受公安迫害，一封信，一份布告都可以是證據。這條路線後來又不通了，因為香港移民局認為持護照人並未到過該國家，取得的護照無效，不合法；再者香港移民局查檢偽證的手法相當高明，而且果斷迅速，不易瞞騙過關。

路線之三，是得到東南亞國家旅遊簽證，到達後設法勾結當地有勢力者，搭上來加拿大的航機。如風聲緊時，便飛到另一個國家等候時機，有時偷渡者離開中國後，在外面滯留很久（有多至六個月的），期間停留三四個小國家，最終才成功登上來加的航機。滯留期間，蛇頭負責住宿，食物自備。很多人要向國內家人求救，輾轉匯錢接濟，或在當地客串一些工作搏取兩餐。

加拿大移民局慢慢地逐漸收緊難民求庇護的條件，而且限令航空公司，嚴格核

對旅客的護照。如任何航班飛機載來求庇護難民，一律按人數，每名要罰巨款，作爲疏忽的懲戒，並且原機遣返。去年開始，用飛機偷渡的旅客，已經顯著減少。

難民到達加拿大以後，每月可有五百多加元的生活津貼，直至聆訊有結果爲止。期間可免費入學讀英語，並且發出福利卡、醫療卡，憑醫療卡免費看醫生，憑醫生處方，可在任何藥房免費取得所需藥物。女難民與任何人結婚或同居，如生下小孩又遭男方拋棄時，可以用單親家庭，無法養活小孩的理由（因爲在加出生之小孩，自動有加拿大國籍），申請福利，每月補助金可達千餘元。

「六·四」前後，我認識很多簽證大陸學生，其中有許多唸畢英文後，入大學深造，更有些本已是中國國內大學畢業生，來唸碩士或博士課程。這些人一般很刻苦，他們的理想是盡量吸收學問，以備學成時，可逗留加國就業，融入社會。如果國內改革成功，環境適合，也可回歸中國。

一般以難民身分尋求庇護的非法入境者，以男性居多。普遍學業水平低，年紀較小，其中有很多是國內的個體戶，他們的共通點是不滿現狀，富冒險精神，來加

拿大以前都以爲這裏黃金遍地，出少力賺大錢的地方。抵達後發覺要求取高質素生活，並不容易，尤其是他們英語不靈光，只能在中文機構工作，工種受到限制，因而填補了所有酒樓食肆的待應生、傳菜、推點心車，或者進入工廠，做體力勞動的工作。

但亦有部分從事無本錢的勾當，男的造假信用卡、偷竊、開賭、賣白粉、打劫，女的就融入卡拉OK和按摩工作，當然亦有安分守紀打工，融入社會中。昔日有一個華裔的警察沙展，名叫伍思聰，很了解唐人街黑社會的運作。有一次他公開一些資料，說唐人街犯案的不法罪犯，以華裔和越裔佔了絕大部分，當時許多族裔團體，說他侵犯族裔人權，種族歧視，就迫警政當局炒了他魷魚，當然他是爲說了真話而被解除職務的。可是在加拿大「種族歧視」是一個很大的法寶，說出來任何官員都不敢承認，如果引起民間團體的攻擊，真是吃不了兜着走，解職平民憤就是唯一的結果了。

不過也有一些令人搖頭嘆息，髮指的實例。有數對大陸新移民夫妻，生子後，

一面領取難民福利，一面報稱被丈夫遺棄，領取單親家庭千多元津貼。其實兩夫妻並未分開，每月合起來有二千元家計，不須納稅，偶然打打黑市工賺外快，嬰孩一切日用品、食品，政府都有派發，剩餘物品、藥物賣回給相熟的藥房，又七折八扣地拿回現金。每年加拿大政府，為這些騙取去的福利，付出不少金錢。

有一陣子，歹徒更以偽造信用卡，買手提電話，然後以每小時數十元租給那些有鄉愁的鄉里。日夜出租，一天竟可收到租金數百元，等到卡主見到月結單投訴卡公司，卡公司再追究賣電話的代理，馬上截線，可惜這個價值千餘元，但不費分文的電話，經已有數萬元的盈利了。可憐電話公司這麼多的電話費，就此泡湯。我曾在一間會所內，親眼目睹數個年輕小姐，輪流用手提大哥大電廣州和四川的家，一談就談上一兩個小時，看到她們時而流淚嗚咽，時而歡笑問好，之後靜坐一角，含涕深思，真是感觸良多。畢竟拋卻親人，離鄉別井，並不好過。

另一陣子，歹徒改為盜取他人的大哥大電話密碼，轉放在另一個電話上打出，那次我也是受害人之一。當時正身在香港，根本沒有用過手提電話，而月結單竟達

四千元之多，還幸電話公司尚算明理，經解釋後就不要我付這筆巨資。當追查者和我勘對月結單時，竟發覺有幾天，所打出的電話，真是無遠弗屆，有南美委內瑞拉，有英、美、泰國、菲律賓、香港，不過最多的，竟是廣州和澳門，一談就數十分鐘，每天打十多小時以上。這種事情，加拿大還是第一次發生，追查者很感慨地說：「唉，中國人的腦筋真靈活，相比之下，加拿大人實在太蠢鈍了！」以後電話公司的對策是如果要用大哥大打長途電話，就要交按金，到達限額就截線，而且在接線之前，問清楚機主的姓名、年紀、地址。後來追查到有些電話代理商（亞裔的）串通出租電話的歹徒，經一輪封查拘捕後，這一現象，已甚少再出現了。

有一對廣州來的夫婦，推着嬰兒車每天到各大公司高買，以此維生。手法真是高明得很。他們能夠迅速把嬰兒車上的小孩抱起，把偷來的絨襖或衣服敏捷地放在車上，蓋上舊毛巾，又把嬰兒放回車裏，跟着施施然走出公司，把贓物放到汽車尾箱後，又再到另一間公司，重施故技。未及兩年，已在芬治大道買了一間屋，屋內滿是贓物，熟人介紹，隨時可到上址選購，照價錢牌的標價，實收五折，免打稅現